

## 從「各」、「里」、「余」得聲字的粵音

劉殿爵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

漢語書寫用的不是標音文字，但漢字有標音成分，這就是形聲字中的聲符。因為形聲字佔漢字百分之九十以上，所以漢字可以說都含有聲符。怎樣從一個字的聲符推求出這個字的讀音，是學習漢字的一個重要課題。最初造字的時代，一個字與其聲符的讀音即使不完全相同也必定相當接近；但隨著語音的變遷，兩者之間差別越來越大，聲符只能起粗略的標音作用。如果以為但憑臆測便可以從聲符推出字音，這是相當危險的。舉一個例來說，從「炎」聲的字有讀[jim<sup>5</sup>]的如「琰」，有讀[tam<sup>4</sup>]的如「談」。碰到「鄰」、「剡」的時候，是讀[jim<sup>5</sup>]對還是讀[tam<sup>4</sup>]對，無從決定。單憑猜測，猜中的機會只有百分之五十。在這個例中，猜中的比率能這樣高還是因為從「炎」聲的字讀音，撇開聲調不管，只有兩個可能性。遇到同一聲符有三四個讀音，那讀對的機會就更低了。這個問題既然有一定的困難，以後打算多寫一些這方面的文章，希望能對面對這問題的人略有幫助。

本文要談的是「各」、「里」、「余」這幾個聲符。

### —

首先讓我們看以「各」字為聲符的常用字，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。「各」字讀[gɔk<sup>8</sup>]，但從「各」字得聲的字有九種讀法，現在列出如下：

#### 1. [gɔk<sup>8</sup>] 閣、攔

「各」字雖然讀[gɔk<sup>8</sup>]，但從「各」字得聲或間接從「各」字得聲的字，讀[gɔk<sup>8</sup>]的常見字則只有「閣」、「攔」二字。

#### 2a. [lɔk<sup>9</sup>] 落

#### 2b. [lɔk<sup>8</sup>] 洛、烙、珞、絡、酪、雒、駱

讀[lɔk]的字屬來母，就是說以[l]為發聲，照理應該讀陽入(第9聲)，但這些字之中屬陽入的只有一個「落」字，其餘的反而都讀下陰入(第8聲)。這一區別值得特別注意，因為越來越多說粵語的人不能分辨第8聲和第9聲，因而把這一批該讀[lɔk<sup>8</sup>]的字讀作[lɔk<sup>9</sup>]。

3. [lœk<sup>9</sup>] 略4. [lou<sup>6</sup>] 路、硌、賂、輅、酪

從「各」字得聲的字多讀入聲，這一組字讀去聲是例外。

「酪」字有兩個音，[lœk<sup>8</sup>]和[lou<sup>6</sup>]，值得注意。根據《漢語大字典》，作「乳酪」解讀「盧各切」[lœk<sup>8</sup>]；指一種酒，讀「魯故切」[lou<sup>6</sup>]。

5. [gak<sup>8</sup>] 格、朒、骼

「骼」字要注意。最近電視天天都聽到「骨骼疏鬆」一句話，把「骨骼」讀成[gwæt<sup>7</sup> lœk<sup>9</sup>]。這是錯誤的。「骨骼」還可寫作「骨格」，可見字讀[gak<sup>8</sup>]不讀[lœk<sup>9</sup>]。[gwæt<sup>7</sup> lœk<sup>9</sup>]的讀音大概是受了「經絡」的影響而被同化，不知「骼」、「絡」是兩個字，沒有相通之處。

6. [kœk<sup>8</sup>] 恪

「恪」字有人讀[lœk<sup>8</sup>]是不對的。名史學家陳寅恪所用「恪」字的拼音是ch'ueh，可見字是讀[kœk<sup>8</sup>]音的。

7. [hak<sup>8</sup>] 客8. [mek<sup>9</sup>] [hœk<sup>9</sup>] 貉

「貉」字讀[mek<sup>9</sup>]指一種北方的民族，讀[hœk<sup>9</sup>]則指一種動物。

## 二

「里」字讀[lei<sup>5</sup>]。從「里」字得聲的字有四種讀法。

1. [lei<sup>5</sup>] 裏(裡)〔語音也讀[lœy<sup>5</sup>]〕、理、裡、俚2. [lei<sup>4</sup>] 狸(狸)、厘、裡、釐3. [mai<sup>4</sup>] 埋、薶、霾4. [fui<sup>1</sup>] 悝

「里」字本身的讀音是[lei]，聲調是陰上(第5聲)。從「里」得聲的字，有三點值得注意。第一，雖然「裏」、「理」、「裡」、「俚」的讀音與聲調都和「里」字相同，「狸」、「厘」、「裡」、「釐」四字則不然，讀音雖然相同，聲調卻不一樣，不讀陰上(第5聲)而讀陰平(第4聲)。第二，「埋」、「薶」、「霾」三字都唸[mai<sup>4</sup>]，但奇怪的是「薶」、「霾」都以「狸」為聲符而「狸」卻唸[lei<sup>4</sup>]不唸[mai<sup>4</sup>]，「狸」和「薶」、「霾」讀音雖然不同，但聲調卻同是第4聲。這似乎顯示發m的字和發l的第4聲字相關。第三，「悝」字現代粵音唸[fui<sup>1</sup>]，《廣韻》屬溪母。但《廣韻》「悝」字有「里」的又音。「埋」、「薶」、「霾」從「里」或「狸」得聲而讀[mai<sup>4</sup>]，「悝」字從「里」得聲，既讀[lei<sup>5</sup>]又讀[fui<sup>1</sup>]，似乎透露「里」字古代是屬複聲母的消息。讀[lei<sup>4</sup>]的「狸」與讀[mai<sup>4</sup>]的「埋」、「薶」、

「蠶」相關連，而讀[lei<sup>5</sup>]的「里」則與讀[fui<sup>1</sup>]的溪母字「悝」相關連。

### 三

從「余」字得聲的字有七種讀法。

1. [jy<sup>4</sup>]余、畬、餘

2. [sɛ<sup>4</sup>]余

「余」字《康熙字典》云：「按古有『余』無『余』。『余』之轉韻爲禪遮切，音蛇，姓也。」這是說「余」字後出，爲「余」字的或體或訛體，因爲形體變了，音也由[jy<sup>4</sup>]變爲[sɛ<sup>4</sup>]。

3. [tsɛ<sup>4</sup>]斜

4. [tsy<sup>4</sup>]除、滁、篠、蜍

5. [tsœy<sup>4</sup>]徐、除、滁、篠、蜍

「除」字黃錫凌《粵音韻彙》兼讀[tsy<sup>4</sup>]、[tsœy<sup>4</sup>]兩音，但讀[tsœy<sup>4</sup>]時注云：「語音。」「語音」就是「口頭音」。相形之下「tsy<sup>4</sup>」應該是「讀書音」了。至於「滁」、「篠」、「蜍」三字則只收[tsy<sup>4</sup>]音，可能因爲黃氏認爲這三字並無「口頭音」。李卓敏在他的《李氏中文字典》中「除」、「滁」、「篠」、「蜍」四字只收[tsœy<sup>4</sup>]音，不收[tsy<sup>4</sup>]音。這顯示李氏不認爲這四字有[tsy<sup>4</sup>]音，因而不牽涉到「口頭音」和「讀書音」這問題上。筆者對這四字讀音的感覺與黃、李二氏都不同，認爲「除」、「滁」、「篠」、「蜍」都有[tsœy<sup>4</sup>]、[tsy<sup>4</sup>]兩讀，但兩音之間的區別並非「語音」與「讀書音」的區別，而是前者爲標準粵音而後者則略帶方音意味。因此這四字的讀音以何者爲正，硬要作一判別，難免失之武斷，只能各從所好。

6. [dzœy<sup>6</sup>]紱、澌

7. [tou<sup>4</sup>]涂、塗、途、稌、醑、駟、荼

8. [tsa<sup>4</sup>]茶

「茶」字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七「茶」條云：「『茶』字自中唐始變作『茶』。」這是說[tsa<sup>4</sup>]是後起音而「茶」是繼之而出的後起字。